



深圳新千年书系
SHENZHEN MINGJIAN XI

深圳文史



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三辑 海天出版社

52-53



深圳新千年书系

深圳文史

第3辑

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郭祥焰 主编



松岗特区研究中心



A0830509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责任技编 王颖
封面设计 张幼农

深圳新千年书系第二辑

书 名 **深圳文史第3辑**

编者 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排版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印刷者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0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3月第1次
印数 1-3000册

I S B N 7-80654-372-4/Z.5
定 价 240.00元(共10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深圳史话

深圳六千年

王 璧

提起深圳，很多人只认为它是一个从过去的小渔村骤然间发展起来的“一夜城”。谈到文化，则会说，这里本是“文化沙漠”。其实，这都是对深圳历史不十分了解的结果。20年来，经过深圳文化文物工作者大量艰辛的工作已经比较准确地认定了，深圳是一个有着6000年历史、几度辉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是一颗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是会使今天每一个深圳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地方。

在深圳地区，现在已知的最早居民是生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群。这一时期的遗址目前已发现的有咸头岭、大梅沙区、大黄沙、小梅沙、下洞等5处。时间距今有6000年左右。原始社会晚期，居民迅速增加，几乎遍布今天深圳市的各个区、镇。仅20年时间，我们已发现了赤湾、上洞、虎地山、沙头村、鹅公岭、冬瓜岭、向南村、西沥水库等40余处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出土的石器工具、陶器用具残片真可谓车载斗量。其中不乏制作精美的陶器，这说明了我们的

的先人已经具有很高的审美观念和工艺制造技术。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曾三度发掘位于深圳地区东部的咸头岭遗址，它文化内涵较丰富而富有特色，已经被一些专家学者命名为“咸头岭文化”。它的文化遗物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深圳进入青铜时代相对于中原地区要稍晚一些，一般专家学者已经认定为西周时期。广东地区也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但从深圳南山向南村遗址大量出土的文物遗存对比中，为人们提供了深圳可能在较早于西周时期就进入青铜时代的论据。当然，这还有待于考古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今日深圳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设置郡县，深圳地区划进了华夏民族国家的版图。史书记载，秦代就已向岭南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与当地土著古越族居民相融合，从而

创造了既有岭南特色，又有中原古风的地方文化。在汉代国力强盛的影响下，深圳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南头古城一带，居住人口密集，商业经济发达。在南头红花园汉墓出土的一块乘法口诀铭文砖，是目前国内仅见的最早表述九九口诀的铭文砖刻。它反映了当时深圳地区在科技文化方面已和中原地区毫无二致，当时属于世界发达地区。

唐代开始的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为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从不断发现的宋代窖藏钱币的数量上可见一斑。仅1995年10月在宝安区松岗镇沙埔尾村发现的窖藏铜币就已达到数吨之多，实在惊人，因这一时期东莞、深圳、香港一带是岭南制盐业的中心，同时也是香料出口的主要地区。

元朝的建立，南宋朝廷南迁，最终导致宋王朝的覆灭。深圳地区又成了当时世人瞩目的地方。战败被俘的文天祥在过伶仃洋时曾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陆秀夫最后扶幼帝投海自尽，至今在南山还留有宋少帝陵，供人凭吊。

明代以来，海盗肆虐，广东沿海地区广建卫所，抵御外敌。至今保存完好的大鹏所城就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现已建成的大鹏故城博物馆陈列的大量照片如实讲述了古城近500年的风雨沧桑。

谁都知道，九龙海战是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英雄儿女抵御外侮的发端，也是深圳人民值得骄傲的壮举。深

圳人民在近百年间亲身经历了外国势力的入侵，是国土被分割那段最屈辱历史的见证人。树立在“中英街”上的界碑，是深深烙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耻辱，“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对这段历史做了最好的注释。

又是在深圳的三洲田，这样一个山区小村落却成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首发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世人永远铭记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摇篮。早在1924年广东农讲所的学员就来到宝安，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深圳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党所领导的省港大罢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在深圳陆路、水路日夜巡逻，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今仍尚存完好的“思月书院”，就是当年工运的活动站。

抗日战争中活跃在深港一带的东江纵队，多次重创日军，威名远震。坐落在东门老街的叶挺指挥部向人们讲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话。东纵战士为抢救香港文化人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在广为传颂。可以说深圳处处都有着当年战士们战斗的史迹，他们的英雄业绩将彪炳青史。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逐渐被人们

遗忘的地方再次春风吹拂，充满生机。“春天的故事”奏响的雄壮乐章催人奋进，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又开始踏上了新的更加伟大的征程。改革开放的20年是永远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恢宏篇章。

深圳是块神奇的土地，在深圳这片沃土上哺育了我们的先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早已把江山装点。我们后来人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神奇般地创造出更加值得骄傲的伟业。让我们尽情讴歌，唱响那改革开放的雄伟乐章，用我们的双手去拥抱更加壮美的明天。

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续写着。历史从来没有间断过，历史向人们昭示的绝不仅仅是一度的辉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将有无数奇迹诞生，今后还将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深圳历史将更加辉煌。

(本文作者是深圳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六千多年前深圳原始居民的生活

史红蔚

自深圳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在深圳地区发现并发掘了多处距今6000—3000年以来的史前人类居住生活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了深圳在六千年前已有人类居住生活，并且从这些遗址的出土物，我们还可复原史前人类在这片热土上的生活面貌。

目前，深圳发现的著名遗址有葵涌的大黄沙遗址、咸头岭遗址、小梅沙遗址、大梅沙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现为复原深圳地区史前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活化石。

在众多的文化遗物中，我们看到了早期人类制作精美的彩陶盘、白陶、陶釜、磨制的石器、人类住房遗址等，还有一种制作布料的石器工具——石打棒等。

彩陶在深圳香港两地的早期遗址中经常发现。通过复原，发现这些彩陶多半是高圈足的盘，外表的里面用红色绘制了各种式样的水波和浪花，盘足部位经常以雕刻镂孔配以绘画纹饰，这些五六千年的彩陶绘画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精美的艺术品。

彩陶的发现对于研究包括深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专家们估计，绘制精美的彩陶是远古时期先民们在仪式中使用的神器，这可能与宗教有关。这类彩陶的源头来自我国洞庭湖区域的大溪文化，说明长江流域的早期华夏文明对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通过这些美丽的彩陶，我们还可以想象出，深圳原始先民们绚丽多彩的服装和装饰品，他们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

陶釜是一种煮食的炊具，有的掘出来时烟熏的痕迹依稀可辨，釜内还残留着一些炭化了的食物，它是华南新石器文化中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炊具。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主要是用三足鼎来作为炊具，惟独整个华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不使用鼎，深圳也在其列，这反映出了该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早期人类的食物结构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特点。

石打棒则是早期深圳香港两地遗址中更具特色的遗物。这是一种小石板工具，是用来拍打一种特殊的树皮，制成树皮布，用来缝制衣服。直至当代，太平洋上一些岛民仍然使用，他们称之为“塔帕”，国内学者称为石打棒。华南沿海和台湾都出土过石打棒，而在深圳香港一带所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现代使用“塔帕”的民族分布于东南亚与太平洋诸岛，在语言上他们都属于南岛语族，人口大约1亿多。语言学研究证实，

南岛语族约在 5000 年前到达过东南亚，三四千年前分布到美拉尼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现太平洋岛国），大约到了 2000 年前再向东扩散到了波利尼西亚。目前国外学者有一个假设，南岛语族的老家可能在中国南部沿海和台湾岛。深圳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石打棒，为解开南岛语族的起源变革之谜，增添了一个新的注脚。

当历史向前发展到距今三四千年的时候，中原大地建立了夏商王国，在长江流域出现了许多小国，华夏地区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而远在南海之滨的深圳，社会经济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时最大的特点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愈发强烈，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青铜的短剑和戈等兵器，还有精美的玉制装饰品，这些器物都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的风格。而此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陶器进入了几何印纹陶发展阶段，其特点是陶器的烧成温度达 1000 摄氏度以上，纹饰拍印各种几何图形，还有一些与中原青铜器纹饰相同的云雷纹，铆钉纹等，这是典型的华南和东南地区文化特色。

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人们已经可以粗略的复原距今五六千年，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原始人类生态环境和活动画面。

当时在珠江三角洲的河湖水系、沿海和岛屿四周都分布着原始先民们的村落，村落多建立在沙滩上，离河流很近。每个村落大约有上千平方米，最大的可达到五

六千平方米。地下发现的文化遗物堆积有 50 至 100 厘米厚，说明人类在村落中的活动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有的村落甚至延续了几百年。当时的气候比今天湿热，村落的后面是草木植物和苍郁茂盛的森林，林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南方森林型动物，如虎、棕熊、犀牛、鹿、水牛，还有今天在热带丛林才能见到的印度象和叶猴等。男人们常常驻在森林中狩猎，妇女们则常常在这里采集食物。

他们居住用木和竹等材料建起悬离地面约有一米高的房子，在房子地底下饲养着猪和狗。有些村落则建有与今天一些农村相似的草屋，居住面用火烧烤过，墙壁是用竹子木条编好然后再用草拌泥糊上，屋顶盖上茅草。在驻地周围人们种植一些根茎类植物作为粮食，补充狩猎和采集的不足。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竹木制作的，有石头打制和磨制的，还有用蚌壳磨制而成的。他们经常砍伐粗大的圆木，在海边日夜赶造独木舟，以便在鱼汛到来时出海捕鱼。木工工具是在当地取材的石块或河中的鹅卵石，琢打成斧状，然后磨制成非常光亮的石斧或石铤。

原始先民的生活用品主要是烧陶制成的种种器皿。最常见的是炊煮食物的釜和罐，还有盛装东西的盆、盘、碗和豆等，他们的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品除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不同之外，可能还使用其他材料制作的器物，如骨器、木器、竹器等，但这类材料由于埋

藏在潮湿的地下难以保存下来。

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他们当时崇拜的是什么样的神灵，但我们可以推想他们对自己所信奉的神灵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因为在他们留在地层里面的遗物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制作很精美，绘有水波纹图案和镂空雕刻的彩陶豆。这种器物类似盘或很浅的碗。当时他们经常要将供奉神灵的物品（可能是食物）置于豆中，供神享用。

在他们生活中最有特色的是衣着。根据考古发现我们推测，他们使用一种石板制成的小工具（叫做石打棒）来拍打从大树上剥下来的树皮，然后制成树皮布做成衣服，并染上各种鲜艳的颜色。这与中原大地的人们的衣服不同。在我国很多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陶纺轮，纺轮是用于纺纱织布的工具，据此可以知道大陆的许多地方的原始居民，穿的是用纤维纺纱织布缝制成的衣服。这与华南沿海一带先民们穿的树皮布缝制成的衣服显然不同。这种古老的工具和树皮布衣服至今仍流行在部分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的民族中。

服饰是判别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服饰以及其他地下文化特征与黄河长江流域有很大区别，人们不禁要问，距今五六千年的深圳及华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的原始先民的生活与南岭以北的先民有什么区别？他们善于舟楫，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一部分后裔是否浮筏于太平洋而延续至今呢？这是一个引人人

胜的问题。海内外的学者们正在携手合作，力图从地下遗物中寻找答案，争取复原这一历史面貌。

(作者是深圳博物馆研究人员)

宝安风云录

谢 华

“鹏，背若泰山，翼若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两千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庄子在《逍遥游》中，便描述了大鹏奋翅而飞，翻腾激荡，从北海飞到南海的壮阔图景。

往事历千年。正如庄子所预言的，大鹏这吉祥鸟，使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深圳的先民，也就是宝安县属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早在约五六千年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深圳（宝安）原始人类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盛阶段。深圳的原始居民在繁衍生息，成为“百越”中的“南越部族”居民。这里依山濒海，犀牛、大象、水鹿、猕猴、鱼鳖、螺、银杏、柑桔、荔枝等动植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过着渔猎、采集、农耕的原始共产制的经济生活。在南山、西乡等地发现和发掘了 2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原始人使用过的石斧、石矛、石